

Wen Shi Feng Jing Xian

文史风景线

外国文学与语言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C49
69

文史风景线

外国文学与语言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风景线 / 王卫国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5. 12
ISBN 7-5373-1465-9

I. 文... II. 王... III. ①文学—通俗读物②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I-49②K-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60578 号

文史风景线

外国文学与语言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1600 字数:3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65-9 总定价:39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21 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21 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

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的帮助。

编 者

目 录

文学、语言和语言学.....	1
文学与语言	1
文学与历时语言学	5
文学与共时语言学	6
认识论诗学及其断裂	9
文学家向往语言	13
哲学的“语言论转向”	17
哲学的新语言观	20
物质生产发展中的语言奇迹	23
文学与语言学的新关系	26
20 世纪语言概念	28
文学与结构语言学.....	31
结构语言学与文学	31
结构语言学理论	35
结构主义诗学	37

文 史 风 景 线

童话与功能	38
神话与二项对立模式	44
六种行动素和符号矩阵	55
文学与语言同质	68
文学与两级符号系统	69
叙事作品结构模型	73
文学与象征语言学	81
象征的宇宙	83
语言与象征	86
隐喻的权力	90
造型性权力	94
象征论的神秘光环	98
诗与生命幻象形式	102
文学与无意识语言学	112
心理学、语言和文学	113
梦的语言结构和语法	117
俄狄浦斯情结	124
从弗洛伊德到拉康	129
无意识与语言	132
镜像、三角结构与审美	136
三角结构模型与文学研究	143
心理分析诗学的症候	149

文学与存在语言学	152
存在语言学与文学	153
语言与存在	155
语言、存在与诗的统一	163
阐释学、文学和美学	168
存在——理解的语言性	174
艺术理解的语言性	177
对话及其他	186
面向修辞学的阐释学	192
文学与超语言学	201
意识形态符号	203
艺术话语、对话和异声同喻	209
艺术本文与超本文	223
理论碎片的拼贴	229
女扮男装与性政治	238
结语：走向修辞论的诗学	243

文学、语言和语言学

文学与语言

人们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离开语言,文学无法存在。因此,语言往往被视为文学的生命。例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我愿意是急流》中有如下诗句:

我愿意是废墟,

在峻峭的山岩上,

这静默的毁灭。

并不使我懊丧……

只要我的爱人

是青青的常春藤，

沿着我荒凉的额，

亲密地攀援上升。

诗人对爱情的吟诵是通过一系列语词的巧妙组合实现的。“废墟”、“毁灭”、“懊丧”、“荒凉”等词汇构成了“我”爱情的悲壮、崇高，体现了“我”为爱人的无私奉献与牺牲精神；与此相对的则是“我”的爱人，“青青的常春藤”、“亲密地攀援”、“上升”等词汇显示出她的欢乐、幸福、美丽。这样两组词汇和语句的对比性组合，使我们领会到爱情的苦涩、沉痛和快乐，及其悲壮美。显然，这首诗的诗意是在语言中才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是由语言创造出来的。倘是离开语言，诗意又如何独存呢？

不仅诗,而且文学的其他种类如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也都视语言为生命。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这类长篇小说系列,更俨如一座巨大而深奥的语言神殿,它讲述着作家精心构拟的法兰西“历史”。在19世纪美国散文大师华盛顿·欧文的《英国乡村》中,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语句:英国园林景观物的妍丽确实天下无双。那里真的是处处芳草连天,翠绿匝地,其间巨树蓊郁,浓荫翳日;在那悄静的林藪与空旷处,不时可以瞥见结队漫游的鹿群、四处窜逸的野兔与突然扑簌而起的山鸡;一湾清溪,蜿蜒迂徐,极具天然曲折之美,时而又汇滞为一带晶莹的湖面;远处幽潭一泓,林木倒映其中,随风摇漾,把水面的落叶轻轻送入梦乡,而水下的鲢鱼,往来疾迅,正腾跃戏舞于澄澈的素波之间;周围一些破败的庙宇雕像,虽然粗鄙简陋,霉苔累累,却也给这个幽僻之境平添了某种古拙之美。正是这

些精美的语词组合,使我们领略到英国园林的水彩画般明丽与清幽之美。散文家对这种园林景观色的体验,本来只有他自己知晓,他以内心语言组织着这种体验;但如果要诉诸他人,他就必须借助口头和书面语言去重新组织了。在这里,语言组织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散文的描摹效果和美学品位。

可见,文学是与语言不可须臾分离的。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学。高尔基说得好:“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英国美学家柯林武德更直截了当说:文学“必须是语言”。当代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巴尔特甚至断言:“故事是扩大了句子。……语言活动和文学性质相同”。如此,要确定文学的性质,就需要确定语言的性质。

由于文学对于语言的这种依赖关系,所以文学研究依赖于语言学,该是顺理成章之事。

文学与历时语言学

外国文学与语言学的联系,具有悠久的历史。语言学(linguistics)是对语言的各种成分及其组合原理的系统研究。直到 19 世纪,语言研究一向被认为是种“语文学”,主要从事对同一语族内部相关语言之间的共性与差异的分析比较,同时从历史角度去分析同族语言的演变或某种语言在漫长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变化。这种对语言变化的研究后来被称为“历时”语言学(ddiachronic)。历时语言学总是从文学中寻求语言例证,即以文学实例说明语言的变化。然而,文学却很少能从这种语言学中获取直接的支持。也就是说,文学与历时语言学的联系尽管历史悠久,但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历时语言学

无法向文学提供而后来的“共时”语言学能大力给予的那些理论支持。

文学与共时语言学

文学与语言学发生真正的实质性联系,是在 20 世纪初随着共时语言学取代历时语言学而实现的。共时语言学(synchronic)是针对特定历史时期内某一种语言系统的研究。与历时语言学关注语言变化不同,共时语言学强调语言系统。以下几位欧美语言学家在共时语言学的发展上起了关键作用。首先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他在 1907 至 1911 年间在大学作了有关“语言作为自治系统”的讲座。在他死后的 1916 年,学生们根据课堂笔记把他的讲座整理出版,题为《普

通语言学教程》。这部著作使索绪尔成为现代共时语言学的卓越奠基人,给予 20 世纪语言论诗学以深远的影响。

其次是著名的美国“描写”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他们首创一套语言学理论和语汇,作为言语“行为”方式对美国各印第安语支的现状进行分析。尤其是萨丕尔的语言即社会生活的基础的理论对文学批评有较大影响。他们共同为现代共时语言学的兴盛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还有俄国语言学家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以及特鲁别兹科伊(N. Trubetzkoy)。他们追随索绪尔致力于语音系统的探究;实现了“音位学革命”,为后来文学批评中的结构主义提供了最明确的语言学模式。雅各布逊本人同时也是文学结构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以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为首的丹麦哥本哈根学派尤其强调语言系统的形式本质,主张可以根据一定的逻辑前提对语言系统过程进行分析和描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语符学”(glossematics)的构想,旨在为那些渴求科学化的人文学科提供理论框架。这些研究都有力地启迪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

法国的本维尼斯特(Emile Beveniste)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他的研究不仅为结构主义提供了有关符号、语言学的层次和关系的透辟论述,而且被结构主义者直接吸收进文学问题的讨论。

正是以上述理论家为主发展成的现代共时语言学,给予 20 世纪文学理论以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体学、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的兴起都与这种影响相关。所以,说文学与语言学发生真正的实

质性联系,主要是就现代共时语言学来说的。

但是,这里的语言学还是狭义上的。如果我们跳出这种狭义语言学视界而伸展到广义语言学即语言论之域,就会看到,在 20 世纪,文学与语言学建立实质性联系,具有更为多方面和更加复杂的原因。简略说来,正是文学内部运动引发的必然要求,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和更为基本的物质生产的发展的推动,综合地促成了文学与语言学的新关系。

认识论诗学及其断裂

进展到 19 世纪后期,文学内部运动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危机,导致雄霸二百余载的认识论诗学的断裂,并向语言学发出拯救的吁请。